



爱因斯坦遇知音

◎刘云利



1942年,35岁的托马森是美国普林斯顿市一个小有名气的园艺工。5月,一个叫杜卡斯的助理找到托马森,想让他为老人的花园做园艺工。老人今年63岁,主要工作是科学研究,休闲时间只做两件事,一个是散步,一个是拉小提琴。

一天,托马森正在为草坪修剪,突然从花园中传来小提琴悠扬的旋律。爱好音乐的托马森顺着琴声望

去,只见一个老人正在如痴如醉地演奏着。托马森禁不住驻足聆听,听到酣处他微微闭上眼睛享受着,突然他睁开了眼睛,上前对老人说:“先生,您是不是一个音调拉得太高了?”老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托马森,不清楚这人是否懂音律。他没有言语,继续拉琴。一段时间之后,老人的疑心越来越重,总觉得拉的琴声走调了,索性停了下来,兴致盎然地和托马森讨论起来。

一个星期之后,托马森再次来老人家修剪草坪,完成工作之后,老人拉着托马森的手说:“我根据你的建议,苦练了一个星期,你看这次拉得怎样?”说完,老人熟练地操起了琴弓。

“这次没有跑调,但有个节拍还是拉得不算理想。”听完演奏,托马森直言不讳地说。老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,表示虚心接受。这时,托马森好像意识到有些不妥,愧疚地说:“先生,我对音乐也是一知半解,您还是去找专业的音乐人才行啊。”

老人笑了笑,说:“我曾经找过专业人士,但他们都是夸奖我拉得好,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,提出如此中肯意见的,我真要感谢你才对,你这样的人才配称真正的朋友。”后来,托马森和老人成了挚友,每个星期都要来老人的住所切磋琴技。托马森也知道了,这个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,助手杜卡斯对爱因斯坦说,一个政要要来拜访您。爱因斯坦摆摆手说:“让他下次再来吧,我已经有约了。”不一会儿,托马森拿着园艺工具走进了爱因斯坦的院子。

1979年,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,一个叫托马森的老人根据回忆,撰写了一本新书,书名叫《一个园艺工和爱因斯坦的故事》,书的扉页写道: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,不管显赫还是卑微,只要真诚就能找到知音。愿天下的人都真诚相待。

(摘自《当代青年·我赢》2011年第3期)

街道要举行老年模特选拔赛,入选者还要代表街道参加区里和市里的比赛。母亲被推荐上了,妻子特地为母亲选购了几套服装,可回来一试,都不满意。

母亲默默地从老式的旧皮箱里翻出那件蓝印花布旗袍,旗袍上还有淡淡的花椒气。母亲穿上旗袍,走了几步,还真有点模特范儿。

这件旗袍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。那时候,母亲十五六岁,在苏州一家茶店的老板家做佣人,她很想拥有一件旗袍,于是偷偷拿了太太的旗袍带回家,穿在身上,舍不得脱下,到第二天才悄悄还回去。不知怎么被太太知道了,母亲被扣罚了当月的工资,还丢了工作。

苏州观前街有家蓝印花布馆,于

母亲的蓝花旗袍

◎涓子

是母亲常跑去布馆看,她把一匹一匹蓝印花布打开,图案真是美极了,像是打在纯白棉布上的蓝雨,溅出密密麻麻的花。布馆的老板是位日本老太,人很和气,她告诉母亲,这些蓝印花布是采用天然蓝草,经过印染而成的,是民间工艺的珍品。因为母亲常帮日本老太洗衣买菜,老太过意不去,就选了块布料亲自做了件旗袍给母亲。母亲人长得秀气,穿上旗袍更像仙女了。

解放后,母亲到了北京轻工业部工作,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就穿了这件蓝花旗袍,黄炎培部长(那时还是国

务院副总理)参加了他们的婚礼,还夸母亲的旗袍好看。母亲工作后不再穿旗袍,只是休息时在家里偶尔穿一下,聊以自慰。我记得一次半夜醒来,看见母亲房间亮着灯,从门缝中看去,见母亲正在穿旗袍。母亲发觉我在偷看,脸一下涨得通红。“文革”中父亲进了“牛棚”,母亲受到牵连,那件蓝花旗袍被锁进皮箱,一锁竟锁了20多年,母亲也老了。1990年,母亲去美国,在弟弟的博士学位毕业典礼上,母亲穿上了蓝花旗袍。校长杰克逊伸出大拇指,夸母亲是东方美人,像一幅移动的画。

在老年模特选拔赛上,母亲不输阵,被蓝花旗袍裹着的身材依然苗条,尽显风采。

(摘自《老来乐》2011年第2期)